

枝江縣志卷之十

學校志下
藝文

枝江縣南亭碑記

唐 皇甫湜

京兆韋庇爲殿中侍御史遷河南府司錄以裁聽公直
忤當事意羣細搆之責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爲得宜一
月政清刑簡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俯湖水枕大驛路
地形高低窮睇遠顧五里一村十里一聚柞榆緣岸莎
芷夾步澁芰圓葭延蔓朱華掇翠裁紅毓秀繁葩決湖
穿竹蕖荷郁郁中有潛魚產鏡戲綠淨鳥白赤洗翅窺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一

喫纈霞縠烟旦夕新鮮蛤蟆喧啼怨柳情綿令君騁望
逍遙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寮其民欣遊成羣簪
纓歎戀停車止征實爲官業而廢家貲不妨適我而愉
衆情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曰觀而已乎吾知韋君若
是之多情以尺刀效小割異日賦征千里總戎疆場吾
知其辦給也亦若是而已矣乃爲作記刻於茲石以圖

永久

此記載舊府志及全唐文諸本
互異茲據趙明誠金石錄載入

枝江縣新學碑記

宋 項安世

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

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尙於斯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於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則其士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葛裘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厯考祥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爲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

羣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者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

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後缺見文
獻通考

古之爲泮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有詩在焉予嘗反覆而推之其首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此而已自四章以下始盡得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

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道終焉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修而達於師旅獄訟之講習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軍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後關見文
獻通考

三公隄碑記

明 朱光祚

三公隄者郡太守胡公司李耿公邑侯趙公所築漸洋洲隄也洲在大江中延袤五十餘里志稱宋時從百里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

洲遷縣治於此延祐間立等界寺碑云此山爲第五等東天臺南普陀西峨嵋北五臺而此寺等界於其中寺有石筍二株皇明天順己卯雷雨移其一此無論惟是殫洲之入可索賦三百餘石是夏后氏明德之所遺也是厥貢之所成也是岷江濫觴之源之所過而間也是周官匠氏雍人之所必有事也太守以十三方爲一體而枝爲具侯乃身年來水不潤下耻重納溝奚翅牛羊芻牧之義已乎粵宣廟己酉有直築西隅隄二千六百丈者存賦僅五十餘石今上丁酉前令周公憫北隅滔

蕩條挽月隄二百丈有奇詘乃中格卽倒廩以濟而百里荒政之需非獨欲所得遂也然卒未有倡東南橫隄之議者比年洲民嗷嗷告以其力增南隄一千六百丈而以東北五百一十六丈借手官錢斯亦非常之原矣胡公甫下車曰禦災捍患之詞胡可宿也毅然請於司院下司李耿公周爰諮度不知與趙公凡幾單車往還斟酌而後議定議有三其一畧曰是洲也地沃民稠洲以東之民田猶之乎西也不稔初隄何以置東偏於隄外顧一孔之毛通全體一指之痛關週身此役誠有大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

不得已者不得已而後議金錢二曰原議修築之費得還倉稱價六十四緡惟是預備倉以備一國之水旱而事一洲誠不敢言獨不曰曾以枝庾千石協修公安縣隄乎豈繫一身而秦越視之請以半價六十四緡合倉貯蠲徵水衡錢七十二緡捐築漸洋無不可者有不足願以宰粟從事矣三曰議工程南岸之隄民自爲築然不得不覈實於官實令糧一石築隄一丈不得以田易主丁糧過戶爲辭以一百一十六石之糧照丈興工而工可立就也東北之隄官爲民築然不得不借奮於民

民議隄一丈址廣八丈斜高二丈面三丈勢必割田廬五百畝而金錢更苦無算不幾道傍之築乎今酌址豐三丈斜高一丈二尺面經一丈計方起土方一丈深三尺於值八分每丈以三方爲之址軀面各二方力雖殫面功猶易贍也又以受利之貲補捐田之戶而利害可均也又按丈鳩工合鄉鄰以保任聽蚤夜通力於妻子但議刑方之數而工自見也值以時親給俾牟蠶無繇人人樂自盡其力也又隄以外多曠地勿使魚龍異日嚙吾趾如是經營子來不日矣司李躡之太守復捐俸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

以益之上之御史中丞梁公陳公直指彭公咸嘉勞之於是侯喜得展布其四體哉蓋不閱再月而舉百餘年官民所共懼之原蜓若長虹陶柳召棠千秋一色洲民日歌舞其傍而嬉遊其上侯之明德遠矣是役也始於萬曆四十五年十月十八日成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費倉庫金錢二百一十四兩五錢捐俸則胡公趙公有差共二百二十二兩四錢事半功倍有治人無治法信夫胡公名一鴻字季漸浙江餘姚人耿公名志偉字明甫陝西武切人趙公名善鳴字和甫江西廬陵人隄成洲

民陳國良何繼祖周朝鳳等請記於予願世祀三公以尸畏壘且以侯報成冊來曰方役之殷凡三日而再隄隄所夫無兩月畚鍤競施老弱餉妻女舁家不餘力而讓先者其刑方定也力以內畫則成池通則成溪土不糜爛土之毛不蹂躪者其費地少也令洲民畜牛者勿匿一頭自首至尾萬踏迴還踐之使堅也籍督募主名丈尺三年成毀猶可覆按而功罪之無不勤思永賴者其心力併也土值方五錢六分從民欲哀首尾高處之一方以益中窪凹凸罕等退無後言其權變之宜不扑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六

一夫不掙一役委官督其成圩老怪其速而亘若長虹植柳森列者其工值平出納核也官築已成而民隄繼之賈其初勇於官而鞭其後勁於民也原始要終又民如此雖以奏平成可也法得併書以觀異

金盆山廟碑記

周仲士

丹陽城大如斗在江南之岸橫亘壤地僅約十餘里四面皆松宜兩邑屬也順江流而東焉北分一枝爲沱水經流於董灘口一名董市書稱沱潛旣道者沱卽指此蜀江自此分枝枝江邑名所肇起乎董市民居差少倍

於城歷遭回祿之災乃壘土積石創造金盆一山祠
玄帝於頂以鎮壓之數年來赫曦不及其災始熄在內
典所稱風金相摩故有火光水勢劣火結爲高山義非
無攷事自前邑侯秀山冷公始則祖周禮司燿司烜掌
火政裨竈用瓘竽玉瓚禳火災例也其后巴歸夷宜一
帶郡邑取道荆南此爲水陸並經之所苦無郵舍尋建
官廳五間於前使館人授餐焉事自前邑侯禹源余公
始則祖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宿息井樹及無忘賓旅
遺意也其後又以積貯散漫苦無定居乃豎社倉一所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七

於官廳之前事自前邑侯東麓謝公始則祖廩人掌九
穀之數以治年之豐凶及倣常乎遺制早潦可恃無恐
意也邑舊有豐壹堡原屬於別地後移董市易名曰安
民卽議改於此山前僉議不便隨改於此山後數十武
改之者自余始則祖司寤氏掌夜時禦晨禁宵遺意也
是山之大觀鉅制畧備於此余每取道郢都輒一登眺
南望諸峰縱目直隨天外層巒疊嶂宛然入畫唐人稱
江分三峽濁山帶九岡青若爲此景畱題者然北數綠
林紫蓋諸勝峭壁千仞色如點黛鉄騎蛇矛凜凜森列

當日曹劉關張遺蹟如在指顧中東鄰庾臺一葦可渡
講經法跡巋然猶有存者西邇金龍金沙兩拓提叢林
蔚起每值中夜清虛之氣逼人卧聽梵音嘹唳洞徹蒼
昊回首到人間真是脫離不沾境界矣余一日自郢旋
復經此地二三子涂生父子胡生歐陽生兄弟並肄業
其中迓余於上少憩請曰大夫樂哉王政所稱足食足
兵柔遠能邇登斯頂也前建社倉後堡安民兵食足矣
陽燧不斃賓至如歸遠邇輯矣此亦丹陽一巨麗也奚
而不樂余以感觸時事懣然如寐愀然疚懷有焦心積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八

慮欲罷而不能者乃顧二三子曰信若所云得無以今
日之四事克修乎今國步多艱時局日異民生漸蹙罹
湯火者在在皆然辟之竈突失火棟宇欲焚吾濟處堂
屋之上得如燕雀之怡然自安耶則火政未修也邇自
大兵大役飛渡聯騎踵相織於道傳舍殆無虛日候人
嘗苦不給則賓旅之政未修也頻年來災荒相仍饑饉
續逼所建常平預備等倉與民腹同一枵然安所稱足
食萑苻頻警雞犬靡靜脫有一夫持挺揭竿於市此一
二股栗之徒安能赴急難爲禦侮資耶則安所稱足兵

余惟是汲汲屹屹抱惟日不足之憂而二三子顧欲貽
余以須臾之樂得乎二三子曰大夫憂哉某等敬迓於
此期登高作賦一遊一豫少澆其磊塊今聽其言繁憂
總集慘慘然大類賈太傅之六長太息語豈獨不肯有
須臾之樂益以厯二三子之憂余復申其說曰何獨二
三子之憂實有國者之羞也二三子釋屣離蔬在旦暮
間行將從政余出仕爲令莅茲土已及三年矣竊聞之
行百里者半九十爲九仞者虧一簣然如冷公之壘土
積石創造此山後此一切善政皆基於此由此推之有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九

志者事竟成天下事尙可爲吾與二三子其閔勉共圖
焉維時羣唯唯低眉俛首若有味乎其言者遂請掇其
畧紀諸石後先經理此山者並書姓名於左萬曆二十
七年十月吉日

瓦剎河碑記

裴若袞

枝江縣百里隸圖江北古河曰瓦剎河遡當遠而上始
窮其源分流至枝頻年水勢瀑漲瀾漫廣袤卒違故道
以致高下之地旱潦俱災元刺史鮮公具題動一州三
縣糧夫開疏四十八以灌救糧田一千五百石業已貽

數百年利矣至嘉靖間馮彝橫流溢爲汎濫害劇往昔民業之汙萊者奚翅千畝而公賦計五百二十餘石多致逋負罹災之民鳴情當路前令再四申請隄防之竟不報大都築室之謀奪於衆議簡髮而櫛拘論束之無惑視民之溺莫之拯也歲丁酉蜀毓所周使君蒞枝會民田本仁馬應珠等具以狀聞公殊爲惻然卽稅駕往閱扼腕拊髀嘆曰當此四潰五裂田廬胥爲巨浸民命國計其謂之何長民者直勤簿書期會以博名高何爲哉因備陳利害請於諸大憲不煩民貲力主發倉之議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

且引臯以堅其必成上一一如所請僉嘉其爲民實念卓有古王政風檄下蒙動倉粟七百五十石公次第捐出俸銀給匠等董厥成甃石注水以防衝決堅厚高深爲一勞永逸計一時荷畚鍤奔命者如子來焉疇昔奉漏沃焦苟且圖成盡洗而更新之務可廻狂瀾抑洪水曠澇兩不稱病自是歲登禾黍民享粒食皆公賜也何有於國課哉噫公之爲枝民計者至深且遠矣昔胡烈於襄修築石隄民德之杜預於荆修召信臣故隄民恃爲障君子至今稱之公以有盡之財填無窮之浪去歷

年之危錫萬世之安視胡杜偉伐不得專美於前已詎止永鮮公之績哉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后艱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其公之謂歟

重修流店閘碑記

國朝

劉治臣

江自岷峩發源滙納衆流汗漫千里出瞿塘過三峽由彝陵至丹陽水勢稍殺其中爲洲渚者幾十數而百里洲最著洲四面濱江代有水患民倚隄防爲命先涖茲土者蜀江周公仲士於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建閘於洲尾流店驛通其蓄洩司其橐籥其制稱善己酉中州劉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一

公廷論復修之沮洳之區頓爲沃壤泊明末兵燹蹂躪氓庶凋瘵隄潰而閘亦隨圯民與魚鱉爲伍者有年矣順治十五年戊戌邑侯田公下車卽廣延邑之紳士父老問民疾苦咸以隄潰閘圯江水爲害告公曰此墊溺者非吾民也乎哉吾爲朝廷宰茲土撫茲民忍聽其哀鳴嗷嗷乎卽單車循視水涯相其高下緩急而先後施工焉次春築洲頂腦之徐舊總潰口數百丈堅厚廣大砥柱狂瀾居民賴之三年築西南之蕭畢二總北岸之甯家總工力稱是四年後築香積渡口隄亦數百丈斯

時水利乏員公親督率外復委予代効奔走隄旣成公謂余曰百里洲以隄閘爲命者也隄未修患在無隄隄旣修患又在無閘譬如人之身咽喉關竅欲其開通疏利而後始安今吾二人旣修此隄尤欲成此閘由是黽勉從命自冬月受事早夜與諸義民鳩工聚材不數月而告成洲父老莫不扶杖來觀歛歎息曰是何工成之速也靈臺之詠得毋類是諸義民咸舉而推其勞於予予曰惡此公之德也予小子何與焉雖然隄閘成而公之德不朽矣予與諸人奔走共事之微勞或亦藉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二

公之德以傳云

重修文筆峯新建文峯閣碑記

闕名

枝邑 學宮屢遷今之

文廟卽前明十千戶之堂基也今之文筆峯卽十千戶之左仗也初立於著紫山巔後乃移置我

朝定鼎蠻夷賓服偃武修文千戶裁堂遂廢康熙癸未邑侯孔公毓基卜形勝建

文廟於其地爰以當年作鎮之浮圖爲文筆峯焉越來科乙酉登鄉榜者曹君廷鎬王君士任踵

國初余公明彝李公冲霄楊公毓貞楊公引祚四進士
又孝廉胡公慶祖而起自是楊君之駿黃君鳳儀胡君
來同楊君宗蘇楊君宗昊源源接武雖文治一端之驗
而作新之不爽已如此迨康熙壬寅陳公憲榮筮仕茲
土雍正己酉傅公塚繼於後兩次重建高敞壯麗較勝
孔公時惟文筆峯仍故於時甘子宗武金子榜旣獲雋
今候選主事李公映代聯捷南宮趙君良知繼登賢書
卽今補選太守進士宋公楚望其發解雖屬當陽而本
籍枝邑蓋作育愈隆則感被之大且遠者又如此數載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三

來文筆峯漸就頽突司牧諸公復以簿書鞅掌未遑鼎
建則此矗立之中書君其不歸封管城者幾何乾隆癸
酉司鐸左公梅王公葵基同寅協恭慨我士之不振也
殷勤剴切導於規言矩行中一時望儼聽厲亦旣頑廉
而懦立矣因念枝雖彈丸乃祝融丹陽舊邑其故城之
庾子山讀書臺清新遺風尙舉袖可攜又讀今治前蓮
花池仰周亭記恍若側身濂溪而吟風弄月者惟楚有
材安在馳騁於三湘七澤遂無人乎前明開科時我枝
徐公琦巍然發解龔公英田公原慶同捷南宮登承明

廬又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兩學師期望彌深於戊寅
九月集議重修首捐俸糈衆皆感奮樂輸爰市楠爲樑
柱鎔鐵鑄寶鼎及風鈴用磚若干木若干大小工匠若
干自九月旣望起工甫匝月而數百年之故物聿新豈
以七級浮圖視之哉又卜筆峯之東南隅形勝拱列堪
爲毓秀地旋市邑民胡文清嶺地爲基址己卯春造正
堂三間及兩廂外室旣落成顏其額曰文峯閣又接連
右臂面著紫山可廣學舍邑民楊慎野義捐入公以襄
盛舉遂成義學一區諸凡作育教化始終本末無不具
備夫而後攬閭邑之靈秀壯
文廟之大觀矣其惠我枝人士者甯有窮期哉爰述巔
末勒諸貞珉以示後人

得濟橋碑記

王世爵

邑東北九十里地名江口有橋焉創之者鄉者吳君天
璧也橋成思顏其額以落之間名於余余曰昔鄭子產
以乘輿濟人孟子以爲焉得人人而濟之今此橋之所
濟者溥矣宜名曰得濟夫仁人君子無在不以濟人利
物爲心故易於未濟而曰征凶慮之也於旣濟而曰利

貞幸之也聖人審慎於既濟未濟之間而以爲舟之危不若橋之安也於是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因農隙之時而斷槎架險利往通來濡首無慮衣裯不患濟之時義大矣哉我聞在昔趙充國經營西道治湟陜橋七十餘所漢書稱之五代時定州橋壞復民租車刺史王周曰橋梁不修是吾過也償民粟而治其橋焉居官而膺民社責者無視此爲緩圖爲瑣事而置之隔膜闕畧於省方問俗間也余治枝日淺便民之政欲次第修舉而有志未逮又不忍以大工大役重苦我父老子弟每爲躊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五

躇四顧念此車徒負載跣足科頭風蕭蕭兮水寒其堪聽此褰裳以涉或且望洋而嘆耶乃吳君慨然引爲己任彙羣材會衆工傾箱倒篋以倡率士夫捐帶者若而人指困者若而人羣策羣力不謀而合西山之木精衛所不能啣者而其至如林東海之石秦神所不能叱者而其比如櫛匝歲之間長虹亘於兩涯昔也窘步今也坦途行役之大夫漸車不畏肇牽之商賈減頂休占前者唱于後者唱喁鷄聲茆店人跡馬蹄伊誰之力而頓使行李往來一至再至者罔不履險如夷耶余自愧有

志未逮而樂吳君之能相與有成也故爲之記

孫家湖義塚碑記

王世爵

乾隆五年余蒞枝之三載也縣北九十里地名孫家湖向爲駐防旗軍牧放之地枝民時有爭控結訟彌年余乃躬親丈實計畝分區歸民若干給旗若干詳明各憲此疆彼界阡陌分明復將北岸礮地不任桑麻且無管業者計丈八十畝置立義塚永爲冥漠君反眞之所以無主之地宅無主之魄歸無主之魂於理則順於情則安雖無過墓思哀者而道塗觸目亦將有感於斯纍纍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六

福星廟碑記

秦武域

福山爲邑主山舊名覆船山今易名福山云山列城內之西縣署之右堪輿家謂西方爲白虎位居高不利第不知不利於官耶抑不利於民耶夫一縣猶一家也邑令家主也百姓家人也夫固疾痛痾癢之相關者也使不利於民爲家主者忍令其子弟之罹災患乎卽不利於官爲家人者忍令其父母之遭顛沛乎念及此則思所以修省之者夫固有道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洪範

曰嚮用五福然則吾與吾民亦惟相與好德積善以永命而已奚必構祠設像以崇淫祀爲哉雖然人之心不有以觸之則無所觀感而興起且燎祀司命聖人不廢而貴相司祿並列六星爰卽地建廟因山之名象星以祀不數月落成非以邀福也亦所以使之觸目警心也入斯廟者仰神靈則思受介福乞福澤則思順天理官則令明而志潔吏則凜尺而立冰士則孝悌而忠敬農則服疇而讓畔商賈則趨時而獲算盡其在我荷天之福人無疵厲風雨以時水旱不災其爲福也大矣斯固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七

修省之道也何不利之是懼嗚呼吾與吾民其各觸目而警心毋自荒其福田福自見其駢臻則此巍巍者庶無淫祀之誚也已

丹陽書院碑文

吳省欽

選一郡邑之秀肄誦於一區設之師曰山長月有課日有廩此古黨庠州序之遺凡郡邑之大夫舉而措之裕如也然簿書期會之故或不暇以爲爲矣而力不繼則不如其不爲而又無與於三載之考陟故有書院之郡縣什不過三四焉枝江東漢侯國後爲縣以江沱支分

東入大江爲之名曲沃秦君武域作宰是邦政通人和
建丹陽書院一區齋曰種學曰績文曰學古訓曰通世
務軒曰麗澤堂曰明道費不下千餘緡皆以身倡率而
自爲文碑其堂其大旨言道之明不外父子兄弟朋友
而上之達於君臣復屬予記其概曰史記成王封熊繹
於楚蠻胙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自是以還以丹
陽爲在秭歸東南者章懷也以爲秭歸城北對丹陽南
枕大江楚始封所都者酈善長也以爲在南郡枝江縣
者徐廣也以爲南郡枝江縣故城者張守節也以爲枝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八

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秦破屈匄取丹陽卽此者劉
昭也以爲楚都丹陽爲今秭歸後徙枝江亦曰丹陽諸
侯遷都常仍舊名故有兩丹陽者杜佑也而班固漢志
言丹陽郡丹陽縣楚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以揚
州之丹陽爲荊州之丹陽其誤特甚蓋楚武前有兩丹
陽猶楚武後有三郢皆以所都之處仍襲舊名而然特
其自秭歸遷枝江章懷已謂其不知在何時至丹水有

七見於漢志及水經者出上雒縣冢領山

商州志秦嶺
在州南八士

里有澗曰息邪
澗丹水所出

東南流歷倉野菟和山出武關

秦南關
在商州

東百八十里 又東南浙水注之水出廬山 又逕三戶城逕丹

水縣故城西南又南逕內鄉縣故城東北城在今南陽縣西南百里

本漢浙縣地 又東歷於中之北皆商於地也其合沟水入漢

處謂之浙口亦曰沟口是水為秦楚間一大川呂覽堯

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殆指是水水北曰陽故楚始都

名丹陽劉昭以丹陽聚為破屈匄處豈并屈原傳所云

破楚師於丹浙虜屈匄盡取楚漢中地者而忘之耶故

因茲院之名丹陽而抉其異同若夫種學績文學古訓

通世務之方集麗澤之益以明道君之言固已深切矣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十九

予又何言之有

三星祠碑記 吳省欽

世之人歆於福祿壽三者謂皆有星主之繪之為瑞圖

書之為吉語而祿壽復統於福矯世抗俗之士起而非

之謂星之名多出於緯書惟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當孟

冬獻穀數時秩祀毋廢若角亢之為壽星特以數所自

起居列宿之長福星之名其黷尤甚然星之象見於天

精氣既聚氣類斯感亦遂各有所主以佑民而垂象故

秋分所享之南極老人星不必即爾雅之壽星宋太平

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十神皆天之貴神而首列五福五福所臨無兵疫熙甯初司天言當癸丑甲寅爲災厄之害然五福太一移入中宮可以消異爲祥故十神中惟五福冠通天冠餘皆冠道冠元大德中建五福太一神壇至順中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以五帝配祀則直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之太一特九宮九神之一宋以太一加五福之名是九宮皆得稱太一而又增爲十神較漢武之太一尊卑固已絕殊其稱五福太一似祿與壽舉已統之而精氣斯在爲民祈請抑亦亡乎禮者之禮焉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

枝江覆船山枕城西門可以登賦秦君武域令此三年更之曰福山作亭曰福亭作祠曰福星亦曰三星誠以覆讀如福欲使邑之民消異爲祥而更恐愚無知者之勞民傷財募建寺觀故祠之星之主日用焉而不知其牖民甚殷而其典可數若是也覆船之名或以形或以事夔萬有灘江甯有山丹徒有覆船山若南溪之覆溪改名福溪常熟之覆釜山梁乾化中改福山建昌府新城之覆船山唐咸通中改福船宋大中祥符中賜名福山君願以福其民而邀佑於星之神故亟更其名卽其

事多與古合予故徵諸古垂諸後且以塞矯世抗俗者之望云

新建文昌閣碑記

董戒甯

癸巳春余司鐸枝江始至日見其山川環繞人物秀特前代名宿接踵而興

國朝初登甲乙科者不一而足其後科名寥寥青烏家以風水之說進余偶循視城南於荒烟蔓草中得 文昌閣舊址余曰古人陟高岡瞻溥原觀山川向背而建邑無非蓄天地之靈氣俾洩菁華於人也此地能復舊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一

蹟何患今不如古乎因與邑紳謀於是鳩工庀材閱八載而後落成登樓曠覽其北則大江奔騰而下環抱其側帆檣上下鷗鳥去來倏隱倏現變態莫窮其西則崇山峻嶺自西接南連綿重疊近則若拱若揖遠者若送若迎泉聲谷響隱隱如聞江岸修竹嶺表茂林俱在雲烟縹□中其吐納山川之氣薈萃人物之英也乎從茲地效其巫天產其秀安知後之不駕乎前也甲辰夏始告竣余叙其始終勒諸石

董市水府廟碑記

曹之新

董灘之東有山曰黃龍瀕大江懸崖數丈山之脊爲文昌宮其麓有廟祀水神當江之湍急磴石數十級以上每夏秋水漲嚙其腹殆浸浸乎有瞿塘灩澦之險焉廟西北數百步有港港西爲市港水自玉泉縈紆而來與江會飛瀑洶湧莫之天闕而茲山適枕其流故爲廟以祀之凡以示鎮也如金龍金盆載在邑乘可睹矣夫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禹之明德遠矣請誦其差近者自契之六世孫爲水官之佐竹書紀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二

卒於河爲水神載在祀典歲以爲常月令所謂其神元冥是也董市之建水府廟也意在斯乎自前明已有其蹟迄

國朝初市人更新之上自巴蜀下至沅湘江漢以及滇閩吳粵間凡富商巨賈峩舸大艦莫不會萃於此有禱必應所謂禦災捍患者信不誣也百餘年來殿宇漸就傾頽神像未免銷索矣歲丙申本市諸君子邀善聚金庇材鳩工於辛丑年而事竣棟宇輝煌墻垣鞏固神像於皇而顯爍而又以其餘貲建爲歌舞樓以答神庥以

輸衆愿侯其禱而乃諸子又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復積市緡餘潤存畱公所俾永永勿替自癸卯迄今閱六七稔而事葳爰索記於余余以敝帚從事于胡氏家塾八年於茲矣見諸君子經營籌畫慮始圖終勤勤懇懇備歷暑寒洵可爲世之舉事敷功者勸矣他日補邑乘所未及與金龍金盆鼎峙不朽又可爲諸君子慶以綿神祀至敬也以廣神惠至仁也請節賦伐木之首章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爲記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天中月吉日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三

重修來青橋碑記

曹之新

世有子又生子孫又生孫相繼而挾大願力證大妙果者吾於董灘口黃氏見之灘之北岸爲市市北有橋曰來青跨金盆山之麓經始者多歷年所矣自康熙己巳黃君甲臣偕涇陽牛煥然仝社王維儒捐貲重修前邑侯茹菴葉公曾記之爾時一螺浮青琳宮凝霞他日當類烏衣巷直接朱雀桁者也越乾隆丁酉黃君之孫紹緒復以獨力重修迄今紹緒之孫錫萬兄弟又緝修焉大願力大妙果積百餘年不衰錫萬父太學生文泉與

予友善爲人謹厚誠愨胸無城府口絕雌黃與一切冒襲衣冠攢入狙獪姦詐之徒不啻霄壤別每良會讌集相與道愨懃通欵洽屢及其尊人紹緒公繼其曾大父之志辛苦於此橋未嘗不潛然泣下計欲勒碑石以誌不朽未果而卒繼其志者其錫萬乎錫萬從予叔遊性溫雅彬彬然執弟子禮客歲夏六月緣予移館金盆古剎來謁予有頃快然曰小子不敏不克繼先人志惟是來青一橋延至於今不替者皆先大父暨先府君之力也先大父先府君克繼先高祖之志以成此也今雖鼂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四

梁特起如故雁齒排聯如故然每遭潦水激齧人畜踐踏闕裂者亦不無一二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小子深懼日蝕月剝寢及傾圮行將補其闕緝其裂稍踵先人尺寸之路不致行人或病貽先人九原憂且念碑志未就先府君在日屢計及之不幸賫志以歿及今不圖則予小子誠先府君之罪人也亦先高祖先大父之罪人也願乞先生一言以記之予曰嘻此可以觀世矣今人擁厚貲蓄慳囊不一濟人利物傳一二世而其子若孫以遊戲相高揮金如糞土不轉瞬而家產蕩絕至

有舉先人之瑩兆而不覆以一簣之士者亦良足哀矣夫興衰者時也成毀者勢也欲其興而勿衰成而勿毀惟德足以綿之茲橋自黃氏甲臣一修而傳士位士位可勿修也士位傳紹緒紹緒又修之紹緒修而其子文泉實佐理之今文泉之子錫萬等又緝之且伐石以誌之五世以來樂善不倦繼繼承承而家道日益昌嗚呼觀於此者修德行善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是爲記時乾隆五十七年孟夏月曹之新惕三氏譔於董灘金盆山學舍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五

重修文廟碑文

黃臺

滌甫

枝邑鬻宮創自前明洪武二十一年厥後兵燹相繼遷徙不一逮我

聖朝海內化洽文教鼎新邑令孔君毓基廼卜吉斯地然甫經草創猶未大煥其規模也越雍正三年陳君惠榮下車謁廟見其四無繚牆前逼民居廼謀諸紳耆拓而大之橋門壁水次第告竣方議興修正殿適奉黔西刺史之命未克舉行至雍正十二年傅君琛來莅茲土慨然以修舉爲己任日正殿而外曩所有而未華者飾

之曩所無而待創者新之棟宇巍峩宮墻炳煥學校之興於斯爲盛自時厥後秦君武域汪君雲銘前後各勸修一次然所謂修者亦不過施黝堊塗墍茨斤斤焉補苴罅漏而已迄今又百餘年矣風雨摧殘齟齬剝蝕殿廡日就傾圮雖有一二有志之士倡議興修終如築室道謀是用不潰於成也夫學宮之設所以崇祀典卽所以振文教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乃不昭宮墻美富之觀幾至有棟折榱崩之患噫嘻是誰之過與予自丙子夏承乏茲邑仰見殿廡傾頽爲慨嘆者久之爰偕司鐸王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六

君蘭圃讓君綿谷少尹王君芾棠捐廉爲倡適有江口紳耆李君靖祥命其子光祖光玉光廷光德孫明暘明聰等呈請獨建予旣嘉其請高其義且深嘆其難能而可貴焉諏吉後令子光玉親督都料匠鳩工庀材不畏寒暑於正殿則重建之於祠廡則整修之於門墻泮池則致飾而疏濬之經始於嘉慶丁丑之余月告竣於是年之元月唐哉皇哉炳哉麟哉誠極一時之大觀而無憾矣夫以百年難成之功而李君靖祥以耄耋之齡竟獨爲其難如此其子光玉等又復永肩一心克勤無怠

不數月告厥成功崇德樂義抑何篤與繼自今此邦之
人人文蔚起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也予旣爲之請於大
憲以示優嘉今於其告成之日用敢志其顛末以昭不
朽之盛事云

閩氏創建丹陽試院碑記

謝丕績 嶷麓

自科目興而試士之地重焉禮部試直省鄉試督學使
者歲科試皆有貢院制度不必一大率皆規模闕陋體
統嚴肅以爲士子進身之階而士子進身自童子試始
試童子者學使於貢院郡試暨首縣試亦借用之外州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七

縣向無試院事屬創始斂費爲難費集矣委任不得其
人亦猝難告成余自丙戌春作宰是邦將課士以觀一
邑風都人士曰有試院在閩子福堂所鼎建者先是粵
西蔣晴山官茲土倡建試院將謀諸多士中之好義者
閩子慨然以一身任歸而白諸兄星槎星槎諾其堂兄
慎菴從堂兄華易建齋皆欣然醵金助之且爲經營區
畫於其間甫落成福堂曰是諸兄之力也用是署諸兄
篆於梁而已不與工旣竣蔣公將上其事於大憲以聞
於

朝愼菴等咸曰是福堂弟之志也願據實報聞以成其志吁若閩氏昆仲者可以爲難矣夫一邑中非常盛舉惟有財者能成之有財而不好義與無財等故夫成盛舉者成於有財實成於有財者好義之一心抑又思之凡成盛舉每爭盛名似茲之爭先赴公交相退讓務其實不務其名斯真能好義者哉吁若閩氏昆仲可以爲難矣爰述顛末勒諸貞砥以爲後之有財而好義者勸愼菴名徽五邑貢生華易名希周邑庠生建齋名正立邑貢生星槎名振三邑州司馬福堂名敦五由藩經歷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八

職以鼎建試院議叙同知分發山西試用

重修丹陽書院碑記

楊孫謀 貽菴

書院自省而郡而縣廣教化興人材於是乎在而規模大小則縣不如郡郡不如省亦勢使然也惟枝江丹陽書院極大觀焉創修自前任秦邑侯其題額隸楷至今猶存爾時有貢生胡玥捐助四季墻膏火田壹百餘畝文教藉以振興歲甲申蔣邑侯勸邑人士捐貲復於麗澤堂後增修庭室及東西廂約費千餘金其存畱者尙得四千餘金概付江董質庫生息不惟膏火益足並賓

興之典亦舉於是邑之人望課院無廬日矣邑侯謝特董其成嚴章程廣賞賚鼓舞獎勸爲他邑所未有人文之興於郡於省復何所讓邑人士不忍忘前後邑侯之澤也請壽其德於砥而謝邑侯亦不欲沒邑人之勞也矚鐫其績於石董其事者周悅袁紱周愷王志精王倬楊有光周浚敖相李輝先張富李光玉李光廷尤德煊曹以履楊世榮裴玉聲馬士列胡之樞閻希達彭祖銘捐縣試卷結鄉會賓興義田碑記 楊孫謀

丹陽舉賓興典爲鄉會兩試設也然鄉會試孰非自縣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二十九

試來者獨怪賓興曠典通都大邑往往盛行而縣試爲鄉會階梯概置不問董灘歐陽載鼎妻袁宜人者首創義舉施田三百畝有奇歲入稅租卽充文童縣試卷費餘仍歸賓興並以是莊房宇作賓興館俾春秋祖餞得所棲止意至厚謀至遠也吾聞亦罕矣詢之宜人胞兄袁紱始知宜人懿行不可勝紀而是舉則承其夫志邑侯謝贈以利普士林額豈溢美哉猗歟此日縣試不轉瞬而鄉會試卽其人矣宜人之德大矣哉

重建武廟碑記

查子庚

麓蓀

歷代忠義之士史不絕書而惟

漢壽亭侯之名震耀於古今充塞於宇宙迨

聖朝誕膺景命統一區夏厚澤深仁福祚靈長 侯陰

贊之力居多奇踪異蹟昭然簡牘是以

列聖相承疊進神封尊其號曰帝別其廟曰武春秋二

祀幾與鬯宮相埒夫豈僅以尋常忠義之士目 侯哉

蓋 侯之心孔孟之心也 侯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子

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論浩

然之氣則曰至大至剛塞於天地 侯也生當漢季炎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

精焰熄羣猾蠡屯欲呈才而失身者不知凡幾而 侯

獨能扶皇孫於草莽正大義於綱常艱難崎嶇百折不

易雖豐功偉烈史不多著而浩浩落落獨往獨來之精

神迄千載如一日是非養浩然之氣全赤子之心而能

成人之所以生者得如是乎宜在天之靈爲民禦災捍

患於我

朝爲尤著也故僅以尋常忠義之士目 侯者非所以

擬 侯而謂以享祀之典作忠義之氣者亦豈足以仰

體

列聖之心哉枝江舊有廟在沙沱去治所稍遠地勢湫隘前令臨桂朱君 移於城東北隅之大通寺卽前殿奉 侯主焉咸豐 年寺圯於水同治二年余捧檄來茲亟欲謁 侯詢得其故爰往相度則見頽垣亂石滿目荆榛不勝惻然擬卽其地重新之而於冥冥中卜之 侯意若有不安其故處者爰擇地於縣治之南籌款更建爲大殿三楹奉安 侯神主啟聖祠三楹奉安 侯

先祖神主大廳三楹更衣陳牲之所畢具計費金錢二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一

千緡皆縣中人士相與樂輸者且夫嚴廟貌非以壯觀瞻隆享祀非以徼福惠凡

聖朝之所崇祀夫 侯固欲以 侯之心與道教天下萬世無異於崇祀孔孟也爲上者誠體此意以祀 侯自足尊主而庇民爲下者誠體此意以祀 侯自足親上而死長共相切劘互爲曲成以致年穀順成海宇乂安共荷

聖朝無疆之澤豈不休哉工旣成承事以記請故爲書之如此

重修文昌宮碑記

王永彬 宜山

吾邑自乾隆四十二年教諭董君戒甯於城東南隅創
建

文昌閣歷今五十餘年雨蝕風摧勢將傾圮而層閣高
峻重葺爲難且以祀典日隆殿宇宜肅必使規模閎敞
迺足以昭祀享妥神靈也邑紳張君一芝鄧君起賢等
因以折閣建宮呈情邑侯王君桐君允其請於是闔邑
募捐卜基於 文廟巽方中建正殿三楹崇閎壯麗體
制一新後建祠三楹左右副屋六間前建宮門三楹中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二

楹起樓塑魁星像其上曰魁星樓與紫山相對林巒聳
秀爽豁宜人客廳齋房無不畢具環宮繚以垣墉共計
六十丈有奇經始於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落成復以
經費未足咸豐二年邑侯朱君少香力爲籌款始完其
功此固邑之賢大夫暨諸同人振興文教之盛舉也乃
囑永彬記之謹按史記天官書 文昌六星戴斗承筐
而統之以文者蓋以道之顯者謂之文凡天之呈象地
之載形人之參贊化育於兩間者皆文也卽皆道也夫
堯舜之道不外孝弟仰維

帝君本孝友徽光託精靈於星宿爲文章宗主則其所憑依而相之者固自有在爲士者誠能正其誼明其道根乎六經基乎五常衍而爲百行以求默契乎

帝心將見處則爲良士出則爲名臣於焉立身行道翊贊鴻猷仰副

國家作人之盛又豈特以科目之選蜚聲藝苑爲閭里光榮也哉顧五行之秀必有由鍾而賓興賢能實士人發軔之始今此宮之成巍然煥然知必有應時而興起者矣因樂爲之記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三

改建奎光閣碑記

查子庚

國朝功令列 文昌於中祀州縣例有專祠蓋以昌明聖學振興文教也而州縣士子專務利於科名從形家者言則於 文昌外復祀所謂文星者或於 文昌祠之前或於治屬巽巳之方而其

神則曰奎又曰魁焉夫魁之與奎異矣按天官書魁卽北斗之樞璇璣權四星也文昌六星居其前南斗南二星亦謂之魁則主褒進賢良諸事不知所謂魁者其南斗之魁與抑北斗之魁與至奎則西方經星之一也主

府庫並無科名之說惟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者以爲天下文明之象於是歐蘇之文章孫胡之經術濂洛關閩之道學相繼而起後世遂以奎爲文明之主焉且夫地與人一理也神與人心一心也地吉矣神相矣其如人之不協夫地與神何故學者貴自立耳苟能得道學之中正窮經術之淵微盡文章之蘊奧則不求科名而科名自在其中不是之務而但求之地與神不適形其愚乎余同治二年承攝枝邑凡諸生來謁者頗多聰穎秀特之姿而科第顛落落如晨星諸生皆云邑舊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四

有文昌閣在解阜門之左年久漸圯乃改建文昌宮宮前建閣祀魁星去故址將半里許有云其地非吉者前令少香朱君復建文峯亭於迎暉門之南而究亦無驗焉顧有其舉之莫能廢也形家者言豈盡不足信乎余乃步求故址覺其地尙可命諸生復建閣焉改額曰奎光計高五丈五尺圍五丈六尺樓三層奉安奎星神像於其上費金錢貳百餘緡旣成與諸生落之乃進而謂之曰世稱中鄉榜者爲文魁居前列者爲經魁祀奎星者或取諸此自今以後諸生惟務本敦行以

道學爲經術以經術爲文章繼有宋諸賢之後不負
聖天子昌明

聖學振興文教至意行見科甲鼎興聲名鵲起奎與魁
其皆有以相之矣其各勉旃無怠語旣畢遂援筆而爲
之記

水府廟碑記

查子庚

丹陽楚舊都也其置縣自漢始蜀江自此分枝因名枝
江按江自岷山發源匯納衆流汗漫千里出瞿塘過三
峽由彝陵至枝江勢若建瓴每遇盛夏暴漲淫潦經旬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五

城不沒者三版余以去歲五月莅茲土受事旬餘卽值
蜀江汛發驚濤駭浪繞城而東城內水深數尺人民幾
與魚鱉伍爰急爲之築城闔堵開口極一晝夜之力幸
免灌漫昧旦思禱於 陽侯之神邑父老爲余言舊有
廟在江濱歲久傾圮不獲已於城南雉樓望洋致禱荷
神之庥水勢漸殺因念 神貺赫濯祀典闕然心益
滋惕越數日坐堂皇上對簿書適有以閒田訟者卽而
視之水府廟產也噫 神其相予哉先是廟有水旱田
柒碩餘置沙門奉香火其裔僧慧心無賴資財蕩然而

廟又適爲水所衝嚙邑之黠者遂教其盜鬻廟田於鄉民聶氏子衆分其財嗾僧遠遁宜民李志登者其遠祖曾捨身於廟內因投牒訟之余爲之集兩造訊顛末追價給聶氏返其田於廟而案遂結至是余益思所以新廟貌妥 神靈者爰於金鷄山麓擇高阜相陰陽諭職員鄧起賢貢生皮錦耕職員龍士明等卽田加莊錢鳩工庇材甫一月而廟工告成雖然事不謀始無以開其先也慮不圖終無以要諸久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凡民且然何況異端前廟之毀毀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六

於僧今而後無蓄僧焉可廟田歲計入租叁拾碩租錢捌千文廟無主者久必爲奸人覬覦邑之 學宮暨

關帝廟 文昌宮俱無歲修資今以租拾伍碩移入三廟歲修歲著爲例廟各伍碩其餘除納賦及酌給守廟人薪水外歸董事者妥爲經理俟有贏數籌諭添修昔之巍巍峩峩峙立江濱者安知不再見於異日哉是役也 神實相予人力不至於此向使聶不受產李不具詞余雖思所以新廟貌妥 神靈者安所措手今以神庥不應原田遄返祠宇聿新祀事孔明 神人以和

將見四境之內雨暘時若長江百里永慶安瀾其保障於枝土者豈淺鮮哉大工告竣董事者請以建修之端委及田產之文約勒諸貞砥不辭謏陋遂爲之記

閩氏重捐試院田碑記

查子庚

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杜工部詩也夫使家擅素封甲第逾樊重大宅過周瑜於焉白屋延英朱門養士俾繩樞甕牖之子並受其帡幪此義所當爲情所樂爲亦力所優爲好施者類能爲之無足異者若少陵以餓殍餘生漂泊蜀江草堂之資且有待於將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七

伯顧於秋風破屋中深念八百孤寒無以爲一椽之庇謂非古聖賢之用心與後世氣俠自矜者大相逕庭乎茲乃於閩氏復見之爲試院也創自福堂昆弟前令謝公嶷麓叙其事勒諸石當其時舉族雖豐於財以言鉅富則未也乃不惜數千金成此突兀之觀寒畯入試者重亢環廊得以辟潤濕圉風雨僉曰惟閩氏之賜厥後屢圯屢修匪異人任一本支大厦直以公事爲家事不啻堂構之相承也爾乃四十有一年矣咸豐庚申歲水決城闔試院當其衝敗瓦頽垣過者太息時閩

氏家方中落更值祝融之厄一旦高閣華屋俱付劫灰
廡賃伯通宅割郿成簷宇寄人曾不能自謀棲息於試
院何有哉然而移山愚叟遠誓子孫填海冤禽苦啣木
石精誠一往頂踵不辭吾於福堂叔姪昆仲有取焉去
夏六月翰卿丹溪述福堂言來告曰試院若此衰門又
若此余羈宦山右無能爲役某等具在忍睹其敗乎幸
有先疇畎畝歲獲租六十石舊爲屯田設也今糧艘停
運函商堂兄遠亭堂姪霽峯俱願鬻穀積累卽以此爲
歲修資云云余廉察其實誠屬德門私產亦爲此日間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八

田遂判歸試院以成其志且夫試院非閻氏之宗祠與
其家塾也當創修之始閻氏若不欲爲固莫敢強也及
增修之日閻氏實不能爲尤莫之責也顧乃專任之並
始終任之其任之於昔者席豐履厚慨慷以應之無吝
色焉其任之於今者左支右詘竭蹶以赴之有堅心焉
天下事固有衆人不任而一人任之且富人不任而窶
人任之者嗟乎慳風嗇雨在俗情勿論已至於囊空金
盡壯士輒以之羞顏英雄於是乎短氣抑何餒歟由此
觀之挹注有方初終罔懈仁人君子之用心但見義所

當爲情所樂爲固不計力之優爲否也彼沾沾氣俠是矜者非所以擬老杜不亦淺之乎測閻氏哉

右碑文

入蜀記

宋 陸 游

十月一日過瓜州壩倉頭百里洲泊沱滢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羣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滢則爾雅所謂春秋夏有水冬無水曰滢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澄二僧陸行來之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三十九

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猪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胙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塢子磯至是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灌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元死自白帝至枝江卽此地也歐陽文忠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

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
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

錄摘

山水記

明 周仲士 毓所

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自秭歸移枝江號丹陽一名羅國
蜀江東下自岷歷荆數千里但有小水從入未有大
江分枝者分枝自枝江始因以名邑邑在南岸地脉自
北城金雞山突起結爲公署形勝最高環五門皆處其
下金雞山麓爲大通寺宋咸淳間岷岩禪師建今爲聖
壽祝釐之所踰西爲預備倉倉之左爲新文廟先是科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

日久缺余卜青烏家言鼎遷於此與三元峯相對詳見
廟學記緣城而西覆船山以形相似也余易名曰福傳
轉其義而不轉其名再踰南爲邑治前有蓮花池昔周
濂溪過此觀蓮今仰周亭特起焉如治前小案然傳有
蓮數枝爲濂溪手植亦召人勿剪甘棠意子逮今重來
周子千載蓮花當作一邑紅矣再南爲城隍廟威靈顯
應其報如響非僅土木肖像者廟左爲千戶所署係國
初首建以防容美等洞出沒者城北一門東二門皆傍
大江城與江環則附郭之戶與城環儻所謂柴門不正

逐江開者乎此城市之大較也邑以江名界在江南者
多山界在江北者多地界在江心者多洲南一枝從演
武亭起曰白水港自容美土司流出繞城北合流於大
江白水迤西曰老鴉湖湖側爲金紫山每日湖光蕩映
若紆金拖紫可掬者再迤南三里爲著紫山漢昭烈初
入蜀載景帝木主於此息馬更衣因名紫山上有三郎
祠拱宸亭下有神井行者不敢飲馬祠中題咏甚多如
杜工部之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張嵎崆公嘉允之
異代君臣如在眼一時賓從且銜杯足稱雙絕余每乘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一

春鎖印登眺者再見脈從絕壁氣護千龍雲隱孤城烟
含萬竈若爲邑治特樹此大屏障者繇西而南十里爲
石龍谿土人耕於野得宋人史公子翬墓志並得墓於
淤泥中余移公並配楊宜人柩於高阜處建祠祀之且
入公於名宦祠俾世享血食語具申文並祠堂記中再
南三十里爲天生堰在官木山之嶺每雲霧作卽雨諺
曰雲掩天生堰有雨卽日見指此又西南三十里爲羅
老洞約深二里許昔有羅姓者居洞側號青城山人莫
知所之曾因旱官民禱洞下雷雨倏作水溢洞口失去

從者三人遠近駭異再轉而東則爲洋溪與松滋接壤
回視邑城咫尺間耳中一枝去城一里許有石如筏浮
水面曰石籐籐之左爲三郎溪爲關公子立也李冰有
功於蜀而子爲二郎神蜀祀之關公有功於荆而子爲
三郎神枝祀之義非無攷逾十里有石峙江側形如鼓
鋪曰石鼓有灘曰堆烏此入蜀第一灘也自灘而下有
涪洲渚洲關洲而關爲大淨居寺在上有藏經樓沙門
罕有能解經旨者三洲相去不踰里自舟中平視若相
聯然再下五里分爲三岔因名江岔口庾臺係晉庾信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二

讀書處今建清修寺於上昔有劉凝之故宅凝之夙慕
老萊子嚴子陵之爲人非力不食者又梁陸法和知人
禍福隱居於此梁侯景之亂法和率蠻兵擒之後聞梁
敗衰服終身亦忠義異流也志稱此地共九十九洲洲
不滿百故不出王者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未幾嗣位
此其左券也澌洋洲本二今聯爲一百里洲本一今分
爲二陵谷變遷卽河東河西三十年倏易何必百年哉
北一枝沿江五十里爲董市市中居民叢集半於邑城
四方商賈多有貿易者獨絃誦風微耳市後有回龍觀

今改爲金龍寺余時新葺莊嚴妙麗儼乎化人之宮巴
歸彝宜之經洲者每停驂駐節焉寺之左數十武爲金
盆山祀聖帝於頂上昔本平地土人以多故累土爲山
前有官亭亭前爲社倉山後數百武新移安民堡每一
登眺風景殊佳平坦一岬堪輿氏最奇之雖由人力若
出天成沿江而東十五里爲王大人河再十五里江口
有彌陀寺自江口再進五十里爲草埠與當陽接壤自
草埠而還有瓦剏墻元時鮮太守請於朝合七邑之人
力而後成功嘉靖中復冲一口堙塌至今俾利水者不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三

得水之利懼水者返受水之害余特請於上發倉粟數
百石以砌之土人曰冰鑿離堆功並神禹今侯築瓦剏
墻食侯之德者不當與鮮太守共尸祝耶余聞慙然詳
瓦剏墻記中再十五里仍還董市據邑志稱霍梓潼之
忠義董司馬之清約尙書令之純實今子姓無考至謂
界當陽兩境有楚穆王昭王懷王諸墓今并翁仲亦無
迹矣蜀人任少海曾云千古此江山問漢社楚祠安在
若爲此長太息者竊謂寰海之大微獨四獄五湖十洲
三島稱雄長但不得名人粧點其中湮寂無聞者不知

何限叢爾丹陽諸勝沉鬱千有餘載今一表識彼山靈地主不驚異余爲知己耶夫大塊不自秘其奇珍顯以示人吾儕胸中邱壑到處皆吾固有必欲池沼在室島嶼迎門而後曰吾有隘矣况茲幅員曾臨莅於此四載乎自慙生平傲骨最能結山水緣雖案牘紛紜中不減狂態異日得褰裳遨遊重來舊境竊恐天台採藥人武陵捕魚者迷失來時故路矣是烏可無記

輿圖記

雷思霈

枝江古羅國地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故以枝江爲稱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四

禹貢東別爲沱是已又有白水自容美出縣境東南北與沱水會沱水又與沮口水合流於江江中有洲十二縣東五里曰涖字洲涖之下曰澗洲澗之下曰關洲上多居民又縣東六十里曰漏洲曰灞洲曰南渚洲皆軍地又下曰滓洲曰蘆洲曰苦草洲俱無隄防又其下曰澌洲洋洲澌洋洲之北曰百里洲其地軍七民三是本邑第一大洲舊縣治在此桑田甘菓映江依洲有宋人劉凝之故宅凝之慕東漢嚴子陵之爲人非力不食後梁陸法和有異術亦隱居此洲灘凡三曰金沙灘在洲

之北岸曰罐子灘在洲之南岸冬水涸石出有傾罐聲而堆烏灘則在縣之北岸爲入蜀第一灘也縣背江爲城城之西南皆山也南五里曰著紫山漢昭烈初入蜀載景帝木主於此息馬更衣而祀焉因名紫山下有神井行者不敢飲馬西五里曰金紫山在雅湖之側日出湖光蕩漾金紫可掬也南二十里曰石龍口山西一里曰覆船山西五里曰掛榜山西南三十里曰官木山而大通寺之後又有金雞山南三十里而爲天生堰在官木山之顛每雲霧作必雨諺曰雲掩天生堰有雨卽日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五

見又西南二十五里爲羅老洞是雲霧之所出也龍潛其中歲旱禱洞下卽雷作水溢出漫洞口也東南三里江涯有石如筏浮水面曰石簿逾十里有石峙江側形如鼓曰石鼓湖凡三曰老雅湖在縣西一里曰滄灘湖在縣北一百六十里曰孫家湖在縣東九十里溪凡五曰三郎溪在縣東一里曰花溪在縣西南五里曰洋溪在縣南十五里曰渚溪在縣對江東岸曰滄茫溪在縣東五十里口一曰董灘口在縣東六十里四方商賈於此貿易焉池二曰蓮花池在縣治前產白蓮則兆豐年

曰飲馬池昭烈飲馬處也泉一曰石筍泉井四曰大通井可療疫病曰神井在著紫山下有乘騎者至此汲水飲馬人止之不從馬立仆焉曰鐵鎖井在縣西曾有女見鐵鍊拽之不盡尋不見曰儒井在學內臺二曰庾臺在上百里洲庾信講經處也曰豐臺卽鳳臺也市凡四曰東門市曰北門市曰沙陀市曰洋溪市鎮一曰白水鎮街一曰李公街知縣李智所築也渡二曰白水渡曰北門古渡合縣戶賦八里東西廣一百九十五里南北袤九十三里而幅員則猶然古侯國也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六

右記

丹陽考

國朝

張

椿

石邨

枝江古丹陽也邑志不甚詳確有參言今丹陽書院碑記前大宗師吳白華先生所著迨予主講是閱其端末竊欲附於辯囿焉邑原志夏曰丹陽續志據楚世家謂丹陽始於周不始於夏晉矣一統志夏封孟除除譌於丹陽路史夏紀孟涂敬職而能理於神爰封於丹海內南經夏啓之臣孟涂是司神於巴人在丹山巫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巴屬郭璞注丹陽秭歸東七里卽孟涂所

居也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詳楚世家地理志以爲

吳之丹陽濫褸荆山無容遠在吳境水經注已辨之而

張正節謂卽今枝江故城盛宏之曰縣舊志沮中今移百里洲孔疏譜南

郡枝江縣是也徐廣言同悞固不自邑志始酈氏注江秭歸

城北對丹陽城枕大江熊繹始封所都括地志秭歸墓在秭歸惜

其叙枝江無明文惟杜佑謂楚都丹陽爲今秭歸後徙

枝江亦曰丹陽而其說晰焉第書院記引章懷言自秭

歸遷枝江不知在何時寰宇記云徙自楚文又云文徙

郢一時果兩徙哉馬遷止記文徙郢長源言文徙郢先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七

則云熊繹初封居丹陽今之秭歸本曰西楚武徙枝江

亦曰丹陽是爲南楚羅氏不從樂說而以徙枝爲楚文

之父必有據焉至秦虜屈匄遂盡取漢中地之所秦本紀楚世

家云丹陽索隱謂在漢中屈原傳云丹淅索隱謂丹水

北淅水南皆爲縣名在宏農所謂丹陽淅也邑志言卽

枝江地劉昭遺之謬耳呂氏春秋堯有丹水之戰以服

南蠻路史謂堯伐有唐子鵬冠同註言丹水出商洛地近唐

唐秦南陽郡本楚地方城在焉故呂稱南蠻乃書院記據丹

水見水經注出上雒入漢名淅口者謂堯戰處指是水

水北曰陽故楚始都名丹陽夫上雒固卽商洛第水出是者淅水注之又逕丹水縣故城又逕鄧內鄉縣故城寰宇記內鄉漢淅縣地屬宏農卽丹陽淅也知服蠻非熊繹都亦愈知虜匄非枝江地故並旁搜旅撫不嫌言之夔云

江沱考

李輝先 晴嵐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蓋舉梁荆二州言詩召南江有沱荆州之沱也禹貢錐指云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荆州之沱也然非枝江之沱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八

漢書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是沱在枝江矣而未確指其地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 注沱宜 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

上故以枝江爲稱王晦叔亦云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則確有其地矣寰宇記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內江者沱也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 今監利 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張石

村沱汜辨據此以夏爲沱以枝江之沱爲汜是蓋不考禹跡緣近世江流而誤者按禹貢導江東至于澧過九

江至於東陵蔡傳九江卽今之洞庭東陵巴陵也知古岷江正派正與今異今考松滋縣治曰灤口其下曰采穴再下則江陵之虎渡口皆岷江之源所過而問者楚詞望涪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隋志松滋縣有涪水今公安舊縣有涪陽鎮則江之正派實自枝江縣南經松滋公安合涪水又南經澧州合澧水而入於洞庭正寰宇記所謂南爲外江者也知道江之正派在南而內江之爲沱信矣派自枝江始分而枝江之有沱信矣且卽以夏水言之水經注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南枝江據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四十九

江陵上游則流於江陵者實流自枝江也而何疑於枝江之沱今陵谷變遷南江晦蹟虎渡一派僅爲衣帶細流已非復九江吐吞浩無津涯之概而北江乃獨專其經流蓋江之跡湮而沱之名亦湮矣且水經注所謂中夏口者又障於隄防卽以夏爲沱了不可復得則謂沱爲汜也亦宜又按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水決復入曰汜汜者旋決旋入凡有渚者皆有汜也沱則專其澎湃歷數百里而後入江故不復記下流之合非不入江也若必泥夏水尾入沔之說以爲與爾雅合則梁州之沱又

何以解之

右考

沱汜辨

國朝 張 椿 石村

人不知枝江有汜但知枝江有沱而沱正非無辨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郭氏音義梁之沱然也孔安國謂沱發源此州入荊州語固渾同無別水經云南郡沱水在枝江語有別矣尙未明指所出地理志沱出枝江西明指所出矣論者以爲未然何哉鄭康成曰爾雅水自江出爲沱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

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鄭引釋水爲據云枝江非沱夏水是沱者寰宇記江自枝江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水經云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南又東過華容縣 寰宇記石首半境監利縣皆漢華容縣地 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沔酈注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之首江之沱闔若據沱今譌作汜也今考華容夏水自江陵東南首受北江 今隄障隔 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洲又東南入於漢自爲一派與爾雅合故以夏爲沱若枝江則因中

有一百里洲歧江爲二謂之分江則可謂自江出則不可水經江過夷陵縣南又東至枝江縣酈注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曰枝江則是水決復入爲汜卽詩所謂江有汜也予旣臚列枝江丹陽原委復於水而灑別焉後之論古覽勝者卽不曰熊繹故國而曰熊通故國不曰江沱上游而曰江汜上游亦宜

庾臺辨

宋高銓蘄溪

庾信之居百里洲史傳無明文考當時南遷諸人信之祖易南史與劉虯同傳易自新野徙江陵虯自涅陽徙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一

江陵皆不言所居之地惟劉虯傳曰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虯子之遴傳又曰父虯隱在百里洲而虯傳屢稱其與庾易同被徵辟皆不就易子黔婁傳謂其少好學性至孝劉虯歎異之夫遷徙同地徵辟同時隱逸同志則其所居相去必不遠信者肩吾子黔婁姪也意其少時或與劉氏子孫相率而讀書於此未可知也王志以所徙皆曰江陵謂不必援據名流以爲梓里光攷陸法和傳亦曰法和隱居江陵百里洲旣曰百里洲則枝江屬江陵矣蓋江陵在當時或爲府或爲總管府

作史者從其大而言之亦猶劉虬傳之或稱南陽耳因舊志附辨於此亦疑以傳疑之義也

仰周亭辨

宋高銓

周毓所山水記云縣治前有蓮花池昔周濂溪判夔過此觀蓮今仰周亭特起焉王謝二志因此聚訟王謂周子未嘗判夔不應過枝江謝又以浮踪無定謂周子不必不至枝江而不知其皆未詳也夫周子所判者合州非夔州周志既誤合爲夔而王志又不知本傳所稱之合州卽今四川重慶之合州知合州在四川則赴合必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二

由枝江謝志可直斷之矣嘗讀周子門人度周卿所輯周子年譜嘉祐元年周子年四十遷太子中舍簽書署合州判官泝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槩洪崖彭德純游焉然則泝峽矣至秭歸矣而猶未嘗由枝江乎且周子襟懷灑落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徜徉終日其時縣治卽不在此而當赴任時或孤舟停泊信步登玩適值蓮花盛開而觀焉亦事之常也特記志缺如疑以傳疑則因蓮花而思周子因周子而有仰周亭何莫非興起後學之一助乎王謝二志俱未見及此

右辨

貞女郭熊氏解

國朝 張 椿

女從父姓婦從夫姓移天父者天夫故也然必已天其夫而乃夫其夫姓其姓若未婦而猶女也則姓第宜父而不夫枝江百里洲有熊生文梅者以貞女郭熊氏序請予始聞洒然異之而若弗之解以予司諭茲土有年矣職在激揚善類故嘗序貞婦李黃氏李謙母黃黎氏黃義母以貞而婦也故黃也李之黎也黃之若熊氏女而郭焉其何以稱熊生曰生猶女某幼許字同里郭士濬季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三

子森九歲失恃因依郭森年十有三歿時女年十有六哭死至再既甦趣舅姑具麻衣成服舅姑難之請愈堅強允之女籲夫柩前誓欲以身從郭地下焉既年父憐其少趣歸甯爲改字計不應舅姑亦莫解其意但執三不守之說延女父族內親相繼勸諭女曰聞昔荀爽女歸陰喻喻歿父母強之他適適夜振襟危坐待旦乘隙自經以粉書扇曰屍歸陰氏屍陰則鬼陰以其人陰也吾郭人也若再三瀆郭家人必郭家鬼矣卽曰歸甯吾年四十始爾今勿促女賚志入衆含嘿退而無復敢有

甕言者泊是茹蘖甘荼日稷不違以單厥職舅姑女之
女亦女乎舅姑事生喪死如其子也卽其女也女其女
正以婦其婦夫其夫夫之婦之故舅之姑之而實父之
母之女於郭益不忘婦於郭而夫於郭郭雖未夫也而
義爲夫郭雖無子也而且子夫兄之子戊申隄潰家當
其衝逃死者亦惟各命爾命財爾財女獨靈夫靈手子
手生死一身卒不水於水焉則其常變之郭於郭也有
然予聞浩然嘆曰嗟乎女爲夫其夫故父其父母其母
子其子而遂姓其姓安見女於熊者非卽女於郭而能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四

婦於郭哉要之未婦也故不概曰貞婦而曰貞女雖熊
也心則郭故不但曰貞女熊氏而曰貞女郭熊氏昔湛
方生有貞婦解予無以解貞女卽以生之所以解貞女
者解之噫此則吾之解也夫此則生之解也夫此則女
志之始幾不見解於人而終能自解而人且曉然解之
也夫

右解

社倉條議

國朝

王世爵

社倉之法後世必不可行昔賢論之詳矣在朱子當日

亦止行之一鄉耳一鄉之戶口有限而主以朱子之大賢故行之有效使天下之主社倉者而盡如朱子則可天下之人而非盡如朱子也弊將有不勝言者宋孝宗不詳察其利害而下其法於諸路史但載此一語而利國利民禦荒救祲無一語及之後世亦無得而稱焉今蒙憲臺下詢敢不罄竭愚衷仰體各憲勤民報國之意以聊抒一得職本庸愚不達治體然歷任秦楚荏苒二十餘年謬忝牧令六七州縣亦嘗辦理賑濟留意民瘼敬陳古人四倉之原委伏冀採擇焉稽古備荒之策有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五

四家漢宣帝五鳳四年初置常平倉從大司農丞耿壽昌議也其法行於邊郡官設倉廩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糴名曰常平民便之隋開皇五年度支尙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宋嘉祐二年詔諸州縣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土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畱勿鬻募民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及王安石石行新法乃盡鬻之以爲青苗資本若夫社倉之法始

自朱子其自言曰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庫得常
平米六百石賑貸一鄉令民夏受粟冬加息以償自後
隨年斂散小歉則捐其息之半大饑則不收息凡十有
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
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
雖遇歉年民不艱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
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算術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
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
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置籍以貸之其以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六

濕惡不實還者有罰淳熙八年詔下其法於諸路行之
此四倉者廣惠以戶絕田土入官收租賑給安得每州
縣有如許戶絕者而收之入官乎此法今不可行惟常
平倉最善增價而糴則歲豐穀賤不至傷農減價而糴
則歲凶穀貴不虞艱食易稱損上益下斯眞爲益也社
倉卽義倉之變名出納不關有司聽民自爲收放爲社
長者豈皆一鄉善士如王彥方陳仲弓其人者漏卮中
飽尙屬小疵濕爛代賠輾轉控訐一二年後未見歉薄
貧民之助已令有力無辜者之受累矣及至年深日久

社長屢換交代之際雖縣官奉憲飭查而其中弊難究詰非曰古樸今偷蓋朱子行於一鄉力專而易舉今欲行之天下利少而害多況朱子行社倉時張敬夫力詆其弊矣敬夫與朱子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以貸諸民而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議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如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願兄詳之宋人弁陽周密曰社倉之法祖述青苗朱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七

子此舉正與安石同殊不可曉明楊慎曰社倉之法卽青苗法也以其出於介甫則羣然訕之以其出於朱子則又羣然從之今日社倉之弊果如南軒之言觀此則南軒所言逆料其弊於將來周楊二君所言目睹其弊之流極今之言社倉者類皆膠柱鼓瑟之見也伏讀今上御製日知薈說云常平社倉之設均貴得人然常平在官社倉在民在官者法立而事權畫一在民者情私而弊竇叢生天下州縣不過千數百而州縣中村社何止數萬求千數百賢能之人猶難而况數萬使州縣

皆得賢能之員察民之有災而先爲申報當民之饑饉而卽行賑貸則常平之粟固足備而常平之利亦無窮社倉何必行哉大哉

王言洞悉下情雖繭絲牛毛罔不畢照矣明正統間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軍民能出粟佐官者旌之由是急於好義者競起納粟有輸至一二千石者俱勅旌義民勞以羊酒蠲其雜徭其得勅者建勅樓以誇耀鄉里此備荒有道而往事可法者職以爲現行事例各州縣軍民人等准其納粟入監若建倉監固推陳出新通融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八

辦理得法得人則立法旣善積貯日多一有荒歉減價平糶民沾實惠官不煩擾此周禮荒政十二所未及者也當今之急務莫過此而社倉奚以爲

右議

以上各體分類仍依時代序之

友蟬氏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謂之爲賢必其德之可尊也屬之以道必其義之能明也無其德昧其義存學校之名失師儒之實民俗奚賴焉自秦政燔書漢初遂以儒爲戲至武帝始詔郡國置學校官

東京之季太學諸生砥礪廉隅扶持風義雖矯激過甚而直道所以常伸人心所以不死者惟衆君子之力由是而降魏晉六朝以迄三唐五季世道榛蕪彝倫攸斃無足言已宋仁宗朝令州縣皆立學其時蘇湖教授適於世用而鵲湖講學析理爲精流極旣衰三學生猶屢叩闕上書力詆權相蓋清議難誣漢儒氣節於茲不墜明之東林亦聞風興起者也我朝聲教四訖絃歌易俗時達之士類能鏗金鏘玉摘麗藻而蜚英聲顧

枝江縣志

卷之十

學校志下

五十九

國家化民成俗之道與學者修己治人之方當更有進於此者枝江新學記作自宋項平甫迄今七百有餘歲雖簡脫文闕而繹詩之義言學之序體用大畧具在馬貴與之通芳可得而考之秉鐸者仰承聖天子崇學重道之意循名責實其三復泮水八章